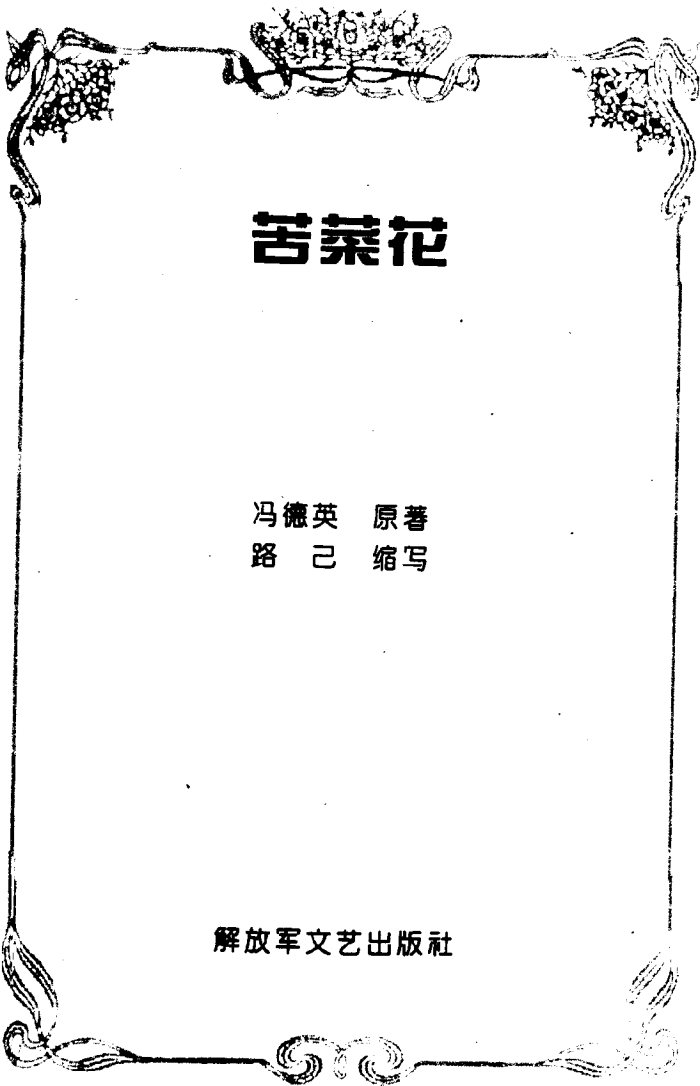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苦菜花

冯德英 原著
路己 缩写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苦菜花:缩写本/冯德英原著;路己缩写.-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1996.1

中外军事文学名著(缩写本)丛书/总政文化部主编

ISBN 7-5033-0722-6

I. 苦… II. ①冯… ②路… III. 军事题材-长篇小说-缩写本-中国-当代 N. I247.52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6年1月第1版 1998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7.5

字数:159千字 印数:16,001—31,000

定价:10.00元(膜)

第一章

秋天了，庄稼长得真好啊！可是，人们的心里像铅块一样重。因为日本鬼子占了县城，汉奸、特务、伪保安队经常出来胡作非为，日子越过越难了！

在山坡上，一块狭长的谷地里，有两个女人，正在割谷子。谷根儿带起的尘土，飞扑到她们的眉毛上、头发上。天气还真有些热呢。她们不断用衣袖揩拭额上和流到脸腮上的汗珠，也时常交换着一两句话语，但从不停止手中的活计。割到了地头，她们站起来，其中一个年老的说：

“娟子，歇会再割吧！”

“你歇着吧，妈！俺不累。”娟子说着，擦擦额上的汗珠，又弯下了腰……

母亲实在是累了，她怜悯爱惜地看着女儿从容的动作，叹了口气，疲倦地坐在堤堰的野草上。

母亲，她今年三十九岁，看上去，倒象是四十开外的人了。她的个子，在女人里面算是高的，背稍有点驼，一对大而黑的眼睛，陪衬在方圆的大脸盘上，在她的下颚右方，长着一颗豆大的黑痣，象是留给幼儿好找妈妈的标记。

歇过一会，看看太阳快正南了，她朝谷地里走去。

已经看不到女儿的影子，她顺着女儿割出来的趟子走去。发现女儿的镰刀放在一堆割倒了的谷子上，人却不见了，她就接着向前割去。割了一会，可是还不见娟子的影子。

母亲焦急地向四周巡视一番也没找见，就大声叫道：“娟——娟子——”

“妈，我在这呢。”娟子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突然出现在母亲身后，笑嘻嘻地说。

“看你，上哪儿去啦？天晌了，没看见？”

“妈，你先回去好啦。俺，俺还有点事呢！”

“咦！什么事，这么要紧，连饭都不吃啦？”母亲有些吃惊。这时，她才意识到，女儿头上为什么粘上只有乱草丛里才有的草狗子。又忙问道：“娟子，你才到哪儿去啦，这长时间才回来？！”

“妈，我，我没上哪去。”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嘴真笨死了，“妈，刚才是……是德松哥叫我去有点事。妈，以后你就会知道……”

“孩子，你今儿是怎么啦？”母亲见女儿的神情，心里愈来愈不好受，“娟子，你有什么事好瞒着妈呀？你，你可要正经……”

“妈！”娟子知道母亲是越想越不对头了，心里镇静一下，轻轻摇着母亲的手，说：“妈，你快不要瞎猜想啦，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？妈，你再说下去可把俺屈死啦，我也要哭了。妈，你相信我，俺做的全是正经事……妈，这以后——不，不多会你就会知道啦。妈，就求你答应我，叫我过会再回家吧。妈，行吗？妈，你说行，一定行。妈，你说呀！”

母亲有些迷惑地看着女儿，眼睛里的泪水在游移不定。母

亲的心软了，她微微地点点头，轻声地说：“去吧。如今世道不安宁，兵慌马乱的，要早点回家。”

女儿的背影一在视线中消失，母亲立刻又紧紧地锁上了眉头。

天上大块的白云，在慢慢聚集起来，转变成黑色。一阵秋风从山头刮来，刮得那谷叶儿和母亲的头发一起飘拂起来。母亲全身一阵紧张，她预感到，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了。

“怎么，老大娘走了吗？”

当娟子回到会场——长满各种一人多高的草木的山洼里，七八双担心寻问的眼睛看着她，正在说话的姜永泉，代表在座的每个共产党员的心情，问了一句。

娟子朝大家笑笑，点点头，就在兰子旁边坐下来。兰子看样儿比娟子还小些，长着一对机伶伶的灰色眼睛，她抓住娟子的胳膊，急急地问：“娟姐，你给大婶说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呢。”娟子又转向姜永泉说：“我是想，先告诉她，她一定怕得不行，闹不好还坏事。我等天快黑了再对她说，她一准会答应我的。嗨，俺妈就是心软，我要求她什么，她都会答应的。”

姜永泉看着娟子充满自信的神气，也赞同地点点头。他说：

“秀娟这样打算也对，老人是容易受惊的。这老大娘是个好人，我想她会答应的。”

“是啊，一百个错不了！”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，很信服地说，那是七子。

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冯德松对姜永泉说：“老姜，这事就按

原来的打算办吧，我们家和娟子妹家是掩蔽地。你再往下说别的吧！”

“好。”姜永泉的脸上变得严肃起来，口气加重地说：“今夜这次暴动，是咱们党的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战！前面我也告诉了大家，不光是我们村，而是周围几十个村子都一齐动手干。上级指示，乘日本鬼子还没扎下根，咱们要先下手，把政权夺过来，攥在咱们手里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！”

“同志们！咱们盼望多少日子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！是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啦！”

“同志们！咱们决不能失败，一定要战胜敌人才行！”

周围七八个人的心全都砰砰跳起来。

静默一会，德松叮咛大家道：“老姜的话大伙都要记在心里头。回去后再抽时间检查一下武器，别到时打不响。”

“好，大家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姜永泉接上问道。“……没有了？好吧，就这样干！都要记住暗号，按分配的小组去行动。秀娟，你回去好好劝劝妈妈，不行再想法子……”

“行，一定行。俺早寻思好啦！”娟子满有把握地回答。

母亲背着一捆干草，摇晃着往家走。

王官庄是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，四周都是山。村上的房子顺着南山根一条沙河排下去，象一条蛇一样睡在山麓下。母亲的打谷场，在村东头，而家却在最西北角上，后面紧靠着山，再没人家了。

街上乱哄哄的，人们都在忙着收拾东西。遍地一片嘈杂声。

母亲被草捆压弯了腰，只顾低着头走。突然，一阵马蹄

子响和铃铛声，惊得她忙抬起头。

一辆搭着席篷、围着花花绿绿带穗缨的篷布、两匹大骡子拉着的大车，旋风般地冲到母亲跟前。母亲吓了一跳，慌忙向旁边一闪，连人带草倒在地上。

大骡子受了惊，猛地停住，大车掀起，可怕地震动了一下。车上立时发出种种惊叫和怒骂。接着，跳下两个歪戴帽子提着枪的伪军，其中一个脸上有麻子的，照母亲腰上就是一枪把子，骂道：

“你这老东西，眼睛啦……”他正要再打，一见在附近干活的人都拥了上来，就骂着回到车上。

于是，一声鞭响，车轮滚动，向南拐去。

母亲受了这一惊吓，腰上挨了打，气恨得眼睛也看不清了。她被一个女人扶起来，直直地望着那向南驰去的大车，心想：“凶煞神！又是向王唯一家去的……”

“秀子，不抱你妹在家里玩，待在这干么呀？”母亲对着在院门口逗着妹妹玩的二女儿说着，一面放下草，接过两手向她扑来的两岁的小女儿。

“妈，俺姐叫我在看着点，不让外人进去。”秀子说着，机警地向外面巡视一眼。

“你兄弟呢？”

“去街上了。”

“快下雨啦，叫德刚回来吧。”母亲说着抱起孩子往里走。

秀子愣住了。让不让母亲进去呢？姐姐吩咐不让外人进，有人来就咳嗽两声通知她，可是母亲是外人吗？她忘记了用暗号通知姐姐。母亲走进去。

娟子是那样集中心思摆弄着那支陈旧的已被她擦去红锈的猎枪，母亲走到身后她也没察觉，直到她拿起那鼓肚的象海蚌壳一样的药葫芦，向枪里装药的时候，妹妹嫂子叫起来：“姐姐，姐姐！我要……”她才吃惊地抬起头，看到母亲的眼眶里，饱含着泪水，呼吸异常用力，全身在抽搐。娟子急忙迎上来：“妈！你？是你呀！”

母亲全身象没有了筋骨，瘫痪地坐地锅灶台上，她一切都明白了，噢！女儿一切背人的行动，就是为的这支枪！

母亲隔着浑浊的泪水，朦胧地看着女儿的脸，悲恸着无力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要做什么？！你知道你……你爹……”

“妈，你别太伤心。我记得，全记得！”

天空更加阴沉。铁块般的乌云，同山尖连在一起，象铁笼一般把人们围囚住。

两年前的事，象阴云一样，冲进母女俩的心间，隐隐绰绰的影子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冯仁善、冯仁义是同胞弟兄两个，都是气死牛的好庄稼手。仁善的老婆，生下第一个孩子不久就去世了。丢下一个儿子德贤，也是娟子的母亲——仁义媳妇照养大的。德贤十八岁聚了亲。这媳妇又俊俏又勤快、村里人没有不夸奖她的。

然而这样的日子，“老天爷”也不让过下去，大祸毕竟临头了。

四月间，一个晴朗的日子。闺女媳妇们，你伴我，我叫她，成群结队地奔上山岗，她们每个人都象飞出笼的鸟儿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，唱着自己编的山歌儿。

就在这时，王唯一的儿子王竹，他的远房侄子王流子，扛

着猎枪，领着狮毛大黄狗走来了。

女人们象见到毒蛇，都远避着他们。娟子拉着正在低头拔菜的嫂子，低声急促地说：“嫂，咱们走！”

王竹他们已赶上来，挡住她们的去路。王竹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呀！真不虚传。耳闻不如目见，这么风流的小媳妇，还戴花呢？不戴也把人迷住了。嘿！德贤这小子真有福气。哈哈……”

嫂子是个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，怎么能受得住这种侮辱！她又害臊又气恨，紧挽着娟子的胳膊，气急地骂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！青天白日瞎了眼。走，妹！”

“嘿，好厉害呀！”王竹啐了一口唾沫，向王流子一歪头，接着放下枪，向娟子的嫂扑去。

娟子早气破肚子了。但她知道王竹是什么人，本想赶快躲开，不要惹火烧身。现在见他们真来了，就大叫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坏蛋！”说着向王竹扑去；但被王流子挡住了。

一场激烈的撕斗展开了。王竹死命抱住德贤媳妇往沟里拖，媳妇拚命地呼救、挣扎；王流子紧挡住又咬又打又骂象疯了似的娟子。那只大黄狗帮助着撕娟子的衣服……

当闻信后拿着鞭子的仁善赶到时，媳妇的衣服已被撕烂，躺在地上了。王流子眼快，见势不好，喊了一声就跑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个老实忠厚、受了一辈子苦的仁善，这时竟变得象只猛虎一样，那沉重的打牛用的鞭杆，已经一阵打鼓似的落到王竹的头上、身上……

人越来越多。王竹象条死狗一样，搭拉着脑袋，昏倒在地上。

人们多么开心啊！这畜生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然而他们

马上觉醒到，这是打的谁啊？是乡长的儿子呀！人们不约而同地替仁善捏着两把汗。

德贤媳妇回家就病倒了，身上两个月的孩子也流产了，整天说胡话。一家人都在痛苦中。

一个漆黑阴沉的夜里，是娟子又多了个妹妹的第三天夜晚。一阵狂乱的狗吠声，夹杂着各种劈劈拍拍的怪叫声，把母亲惊醒。接着，她凄厉地惊叫道：“他爹，快起来！啊！哥住的西屋起火啦……”

仁义披上衣服向仁善的住屋处去。“砰！”一枪，使他慌忙趴在地上。

村里沸腾了。大人叫喊，孩子哭嚎，声声连成一片，震撼了群山。

人们把火扑灭后，房子已着得差不多了，在还有火星的灰烬里，找出一摊黑糊糊的东西。啊！可怜，老实如绵羊的仁善，只为他要保卫自己的孩子，被人吊在梁头上，浇上煤油，烧成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在北山沟里又找到德贤和他的媳妇，他们满身被血浆糊住，媳妇已断了气；德贤奄奄一息，睁开一只被血糊住打得青肿的眼睛，抓着仁义的手，嘶哑地叫道：

“叔叔！报仇啊……是南头子害的！报仇啊！叔叔……”

仁义心如刀绞，抓起那支父亲遗留下来的打猎的土枪，装上火药就走！

母亲刚生过孩子三天的身子，虚弱得风能吹倒，抱着还没见世界的婴儿，急忙上前，扑到他身上，哭着说：“不能啊，他爹！看看这群孩子！你是去送死啊！……不行啊！”

在这家人惨痛悲泣的日子里，王唯一嗤着被鸦片烟熏黄

了的大门牙，躺在炕上，对儿子王竹说：“嘿，这小子要拚命造反，留着也是个祸根。哼！就给他个斩草除根，叫他知道知道厉害……”

正从窗前路过的长工老起，听到这里愣住了。他急忙瞅个空子，溜进仁义家里。

……仁义听老起一说，抓起那支土枪，怒吼道：“他妈的！太欺负人啦！活不下去，拚了这条命！”

母亲、老起，费了好大力气，才算把他阻拦住。怎么办呢？只有逃走一条路了。这是许多前辈人所走过的路。

夜晚。母亲收拾了一个小包袱，把所有的一点积蓄拿出来，给丈夫做盘缠。就要分别了，一家人悲泣在一起。

风，忽忽地刮着，刮得窗纸嗖嗖响。

突然，街上传来急狂的狗叫！母亲一口气吹灭灯。仁义推开后窗，跳了出去，大踏步上了后山，黑暗随即吞没了他。

娟子、德强、秀子、德刚，一齐紧紧抱住母亲，仿佛谁要把他们的妈妈劫去似的。

啊！这两年日子可真是不能想象的啊！娟子抑制住自己，擦干眼泪，从母亲怀里接过妹妹，劝说道：“妈，不要哭了，别伤心啦。过去的事，不会再来了！”

母亲止住哭，把女儿拉到身旁，慈爱地抚摸着女儿。娟子十八岁了，长得同母亲差不多高。这姑娘从小就喜欢上山，知道干活，不让她去，她就哭；六、七岁时就能赶牲口运庄稼了。正由于劳动，使她发育得强壮有力。在这些苦难的年月里，娟子象乱石中的野草，倔强茁壮地成长起来了。

母亲的目光，又落到这支土枪上，不由得浑身颤悸着，恐

惧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又拿出它来啦？可不能再惹祸啊！你再有个三长两短，叫妈可怎么活啊？唉……”她又哭了。

“妈，妈妈！快别哭了，你听我说呀！”娟子给母亲理头发，擦眼泪，“妈，我不象俺爹一个人，拿着鸡蛋碰石头，我们有很多人。妈，你放心好啦，我一定替全家人报仇！”

“报仇？！”母亲吃惊地抬起头，颤动着嘴唇，非常惊讶地看着女儿。

“妈，你知道吗？”娟子看母亲不哭了，有些兴奋地继续说，“我们有了组织，就是穷人集在一起，力量就大了。我们有共产党——就是些最好的人，来给咱们带头，打鬼子，杀王唯一这样的大坏蛋！妈，我把事都告诉你吧，王唯一的死，就在今夜啦！”

“啊！真的？！”母亲大吃一惊。

“真的。”娟子平静地回答，“妈，你不要害怕，咱们一定能打过他们的。妈，咱家南屋今晚我们要用用，因咱家靠山，不会被坏人知道。再说，妈，我们都信着你呢，到别家不放心呀！妈，你能答应我吗？”

母亲愣怔住了。她来不及领会女儿话里的全部意思，一阵恐怖向她袭来，而为女儿担心的紧张心情，更有力地攫取了她的思想，她一想起街上那一幕，忙说：“娟子，刚才街上又来了一大车当兵的，朝南头子去了。你们可……”

“好，妈，我马上出去看看。”娟子说着把妹妹递给母亲，刚迈出一步，又急忙回头问：“妈，你让不让我领人来南屋呢？”

“嗯，嗯，好，好，你快去吧！”

娟子一出胡同，迎面碰上兰子。兰子刚要张口，娟子却先开腔小声问道：

“你看到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兰子眯缝着眼一怔，一下明白过来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是大婶告诉你的吧？她挨了打……”

“什么挨打？”娟子吃惊地问。

“啊，她没告诉你呀？！就是大车上的二鬼子^①，那个麻子班长打她一枪把子……”兰子把当时情况说了说，拉着娟子悄声道：“走，告诉老姜去。我数清了。”

大车在挂着“胜水乡乡公所”的白板黑字长牌子的大门口停下来。从车上跳下四个伪军，走进朱漆森严的大门里。

在深宅子里的正堂客厅门口，出现了一个人。他那颗肥胖的头圆圆的，光秃秃的，恰似一个肉蛋子。

伪军中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快步抢上台阶，恭敬地笑着说：“王乡长，你身体安好！”

“哈哈，郭班长回来啦！辛苦！辛苦！”王唯一嗤着黄门牙，说着同郭麻子班长进了屋，喝着茶水谈起了事情……

这胜水乡乡长王唯一家，是几辈的老财主了。王唯一还有个叔伯弟弟叫王柬芝，但从他们的父辈起就分了家。据说当年分家时为争一块好山峦曾闹过纠纷，两家虽一墙之隔，感情已很淡薄了。王柬芝从进中学开始，就一直在外面，是不理家业的。听说他在北平念完大学就在烟台教书，他很少回家。不过从他几次回家的情形看，人们就认为他和王唯一不一样。王柬芝对人的态度很和蔼可亲，对受苦人也不歧视，村

① 二鬼子——即伪军

里人都说，到底是念过书出过门的人有出息、见识广呢！可是他那叔伯哥哥王唯一就不同了。王唯一袭了他父亲的职，当上乡长。平时父子横行乡里，什么恶事都能干出来，王家的住宅，占去村子的一小半，一律是青灰色的大瓦房。房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包着，墙上满布着铁蒺藜。在大门口的一旁，威严地矗立着守门的炮台。家里豢养着几十个“乡狗子”。

这山区就他们家有大车，为大车的行动方便，乡长就下令修筑一条直通道水城的大路。

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军阀秦玉堂投了日本，派来一队伪军，加上保安队，分散住在周围几个村子里。乡公所住有一班伪军和二十几个保安队员。保安队长是他儿子王竹，他侄儿王流子是小队长。

可是地面上仍旧很不安稳，各地都有起义军，杀不了少伪政权的头目和汉奸卖国贼。王唯一更加感到这山区不牢靠，自己的势力单薄，故此前几天打发郭麻子班长和王竹、王流子几个人进据点去请求鬼子派兵来……

“这怎么行，这怎么行？”王唯一听郭麻子说日本人还不过来，心神不定地来回踱着步。

郭麻子倒不怎么在乎，呷口茶，笑笑，说“嘿嘿，乡长不必担忧，丁县长说啦，住一时期看看这地方实在待不下去，我们就撤进大据点去……”忽然传来一阵女人的清脆笑声，郭麻子的头立刻转向后窗，他看到了王唯一的女儿玉珍。她正坐在后院的藤椅上晒太阳。

“哦，丁县长这么说了？”王唯一停止脚步。

“是啊。”郭麻子急忙转回头，“你家王竹和流子留在县城待几天，就是为你家安排住处的。”说着，他的眼睛又向后窗

漂去，向玉珍挤了一下眼。

随着夜的降临，雨也下来了。

下半夜村西北角母亲的南屋里，从外面看来黑糊糊的，实际上是用被子遮住了窗户。这时，里面走出十多个人。他们脚步非常轻，出了胡同口，就分成三股，消失在雨夜里。

几乎是在同一时刻，德松的父亲，轻轻地开了门，也送走了十几个人。

不多会的工夫，那个威风凛凛的高大围墙，就处在神不知、鬼不觉的包围中。人们听到炮台上的说话声了：

“这个屁天气，真窝囊死人。唉，眼皮老打架……”

“哎，回去睡会吧，队长没在，怕什么？”

“好吧，我先回去躺会，再来换你。”

接着是下梯子的声音。

墙根底下的黑影移动了……

德松灵巧得和猫一样，踏着七子那宽厚的肩膀，爬上了门楼子。大黄狗立即扑来。他忙把手里一块猪肉往狗嘴里一堵，狗就衔着肉跑到窝里去了。德松掏出豆油瓶子，用鸡尾巴蘸着，往门枕上、门闩上抹了抹，接着，沉重的大门就无声地打开了。一大群人，立即涌了进来。

姜永泉跟在七子身后，顺着梯子向炮台上爬。其余的人，跟着德松向里面冲去。

王唯一还没有睡着，正跟他的两个小老婆在嬉闹。一听到外屋的响动，抓起手枪想推开后窗逃走，可已经晚了。人们已包围住房子，冲到门口。他折回身，掩在门后，向外打枪。

“快趴倒！”姜永泉喊着，自己一个窜跳冲到墙根下。

“王唯一！你快出来缴枪！不然抓着你，可不能轻饶！”姜永泉厉声叫道。

娟子气极了！爬起来，抓起手榴弹就向里面扔，但被门挡住了。轰一声，门被炸开了。这时里面哭爹叫娘，呼天喊地的闹成一团。

“姓王的！你听着：你不想要你一家人，你就别缴枪，我马上把炸弹扔进去！”姜永泉警告说。

“摔进去！”

“炸塌房子！”

……大家都跟着喊叫，发出种种威吓、警告。

屋里更乱了。

“我的天哪！快把枪丢出去。咱有钱给他们呀。天哪！”

“爹呀！救救俺们吧。要不，俺就完啦……”这是儿媳的哭嚎。

“快呀！你不？救救我吧！来，把枪丢出去。你不……放手……我咬啦……”小老婆嘶叫着去夺王唯一的枪。

王唯一的手被小老婆咬得痛不过，把枪扔了出来。

人们蜂拥而进。……

当王唯一在抵抗的时候，郭麻了班长正搂着王唯一的女儿睡得美甜，他们被枪声惊醒了。郭麻了拒绝了玉珍叫带着她跑和去救她父亲的哀求，自己爬后墙逃命了。

枪声惊醒了在睡梦中的全村人们，惊动了每个僻静的角落。山峦被感应，发出旋回的悠久的声响。

这一夜里，同样的事情，也在周围其他村发生了。

第二章

天晴了。雨后的早晨分外爽快。

当母亲吃过早饭抱着孩子来到会场时，场上已经拥挤了好多人。

昨晚她一宿没有睡，眼睛有些发红。她怎么能合上眼皮呢？女儿正在参加那可怕的殊死的战斗，时时有死亡在威胁着孩子，做妈的能不为她担心害怕吗！？

终于母亲看到了全身湿得象个落水鸡一样的女儿背着大枪——而不是那支古老的猎枪——狂喜地奔回来，并告诉她，王唯一被抓住了。母亲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母亲又流下眼泪，这过于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现实，惨杂着痛苦的往事，一齐涌到她的心头，浇着她的全身。

清早，娟子要母亲来开会，并要她在会上把过去的冤仇说出来。母亲不想来，更不能当着那么多的人说话。她太怕这个梦想不到的这一天了。母女俩争执好半天，德强也帮姐姐劝说，母亲才答应来看看，至于诉苦——她摇摇头。

现在，母亲同一些上年岁的妇女们挤在一起，她观看着会场上的整个情景。

这是村南边靠山根的一条小沙河，河的北岸就是王家的